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一

餘姚黃宗羲編輯

書二十五

議禮

上東里楊先生書劉球

球學疎識淺生四十餘年于世故猶未甚鍊獨于事先  
一事不敢不盡心竊念先世有合族之祠于邑而湯村  
經兵燹喪之先祖遂徙邑北葛洲先君思復舊祠不可  
將營于徙居之東球以進士去家時先君指謂之曰得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一  
吉即成之成則記必請之東里楊先生先生德行足以表當時文章足以名後世祠不記于先生不足以傳久也又曰同郡諸先正以忠節聞天下者吾家籍中皆有其文楊先生令名盛業當不在諸先正下必求得其記然後終吾志不幸球行未達京而先君訃至歸復喪既祥與諸父昆弟謀如先君成之祠成已七年球之叨祿禮部亦四年而記尚未之請是固球兄弟不恭先命之辜然亦未為無所待也今先君荷朝廷推恩將有贈命之及家兄復走戒球無易先君命必求記于先生者教

矣故敢踵門來請先生幸無卻焉若祠堂中大小禮節則惟朱子家禮是準其間亦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勢固不能必其皆合又不可不就有道而正之惟先生博古今之學達時勢之宜球又辱以鄉郡之故承賜教誨為多欲求正乎礼而不即先生門則無可適矣先生幸無塞其欲求正之意蓋家禮緣古道尚右故次高曾祖禰神位皆自右而達左今世以中為尚以左為尊故祠堂神位之列皆尚中而尊左其不合者一也家禮祭始祖于冬祭先祖于春祭禰于秋已謂冬至之祭似借

矣況今國家無此三祭而居下者有之非禮也因皆罷之而所致者惟時祭焉其不合者二也家禮時祭皆于先月下旬卜用祭月三旬吉日今國家時享定于五月朔故四時有事于祠堂亦欲用仲月朔以省卜日之繁其不合者三也凡祠堂所祀之主惟忌日焚黃等祭羣主所不當與則獨遷本祭主于正寢若四時羣主皆與之祭則不遷止于祠堂行事家禮則凡祭皆遷主于寢其不合者四也在昔舊祠通一族共之今遠不能宗惟自一世而下至五大房始開之祖及其後有德望爵位

顯聞于人有光于俗者各以昭穆合為一圖藏之祠堂歲正月初約宗族展而祭之上以存舊規下以親族屬而家禮未有是祭其不合者五也凡此五不合者乞定其可不可而去取之其可取者願附之記庶後之人永永守之後有識者終不得指摘其非則先生于寒門大有德其或有覲感而起者猶將利其澤潤于無窮焉若其世家居里則別狀以呈乞採撰焉

奉荅太守叔父論祠祭書謝鐸

昨拜領祠堂記一篇令鐸仔細商量者鐸愚暗無似尊

命下臨豈勝惶懼之至然苟有窺測而不以告則又終非此心之所安者敢用粗陳其一二以供教焉如所謂右室以居庶母之主者則固當從今命所引祔于妾祖姑女君之禮而程子亦有其子祀于私室之說是一室輒當除去無疑矣但左室以奉祧主亦似恐未穩當藏于墓所禮家之室有明文矣夾室之藏則天子諸侯之制蓋為祫祭而設今安得遽擬諸此且既曰祧主又安得有服未盡之親而得以此祭之乎借曰宗子尊行旁支有如祖父行者在所當祭則所重在此彼亦不

得而私之也矣且如今日此祠以叔父主祭則斷自道三府君為高祖八叔祖亦在與祭之列又安得以此之故乃上及福五府君而不祧乎又四龕以西為上雖非盡合古禮要之祖堂之制朱子以義而起定為四代之祭且曰而今四代已為僭若是始基之祖亦只得在墓祭如是則五龕之設雖有賈數疏五廟可據恐亦未免嫌逼已甚况六世遞遷之祭彼五者一世是為一廟昭不見穆、不見昭各有以全其尊而無所厭其大祿而會于一室也則祧主畢陳而尊卑之序又各自為偶而無所

祭今也同堂前列如曰左龕高祖親而祧則次右龕祖  
之主合升而為曾以居于此而以親祔之禰補之彼中  
右次右二龕固二為高述改而為祖矣則所謂子者乃皆並  
坐一堂儼然而居于父之父之左于礼安乎是亦恐不  
得與彼五廟各自為尊者比也又昔之四龕而述虛其  
西之一二三三者以所繼之數世宗未滿而不敢祭耳若  
及五龕則是彷彿五廟之制則必自一世二世以至于  
五世至六世之後乃述遷之而所為一世者則以其為  
始封之君而不遷似亦未嘗虛其一世之廟以徐有所

待也就如文武之廟始列昭穆終則百世不遷亦必至  
親盡之日然後別立一廟以宗之初亦未聞預有所待  
而虛其廟也若是者揆之于禮竊恐未合不若直如朱  
子止為四龕以西為上視所繼之宗而述虛其上者之  
為簡易而無礙也若乃桃溪始祖則自有所為墓亭者  
在似亦不必更設此一龕也又末一龕禰之祖居之是  
謂定論今而曰諸父之祖亦皆會祀此堂居于禰之龕  
而以齒為序鐸又未識此龕之內伯婦嫂叔之間何以  
並列若曰各自為龕則此祠之禰昆弟盡入是其為龕

又何止于五而已凡若此者于禮亦恐似未有據蓋此祠之初立也叔父赫以尊祖行睦族之誼故合諸叔父而共為之則今日于勢于情似有不可得而異者特恐禮所未安則其勢亦似難行而于情亦反有戾此則久乃可見聖人因人心以制禮一本萬殊之義似不可以毫厘易也誠欲遠取宗法近不失乎朱子創祠之義則似莫若特存此祠為繼祖之宗而叔父復以身自倡為繼禰之祠然後俾諸叔父之有力者各自創立若則似其私室從事歲時則先從宗子與祭祖祠然後各以其

情祭于其祿庶其可也苟宗子不堪承重則當別遵橫渠張子之說擇次貴者以易之此叔父今日權以承祀之義是已禰之祠獨在諸叔父而叔父無與焉今方為睦族之始而遽申此說習之見久以迹而不以義鐸固以知其決不可行矣要不可不知耳凡鐸前所考據稱說誠大有未當者惟叔父先生一一剖判明白詳以示下此非一時一世之事可以暫行而中輟也苟有未歎萬乞不吝頻于往復至幸至幸鐸喋喋不勝恐懼俟命之至不具備

再答施太守薛應旂

建立書院此我公盛舉也記文委及鄙人豈不欲附名不朽哉但事須周悉慮其及遠而天下正經道理決須遵行不宜違越郡中昔有道南書院祀龜山以下諸公而一時宮室亦甚宏壯當時虛庵陳公集諸生之有志理學者講肄于其中蓋彬彬然興起矣既陳公去後三十餘年日漸荒落適兵事旋興而有司右干戈而左禮樂遂改為兵道此其人何足追論幸我公至乃有復建之舉正區、前所謂興廢舉墜也况增設號舍旋置學

田豈非經久之計哉吾郡諸生永有恃賴此蓋不必論矣但祀典誠有可議前書院廢墜而龜山諸賢功德關係吾郡者皆無以安神有志者尚以為興復有期今公既大建書院而諸賢仍無所棲止然則後人將當別議乎抑遂祀之于此乎我先師孔子之祀在士庶之家不妨私祀若以公祀論之則自有兩京國學天下府州縣學太牢少牢樂舞佾數俱有定制茲公官俱二千石即古之大諸侯也已主一郡先師之祀矣乃復祀于此揆之祭義則既無輪而質之祭統祭法反似煩瀆且七十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一  
二子自顏曾思孟之外一無所預遂及周程張朱則于  
從祀廟廷者所遺尚多也公以記文見委而鄙人屬筆  
之時漸覺室礙遂深思而得其故誠陽明所謂良知之  
不能昧矣書院事例在嘉靖間有行吏禮二部已著為  
令近時撫按諸公偶亦未之思耳翰諭臨清山東諸處  
近日有建書院者若處之不甚周悉悅後有其人安知  
不為前日之九華新泉諸書院耶茲鄙意管見惟欲公  
仍祀道南書院諸賢則今之建立名義俱正自廟堂以  
至于閭井皆無異議而法典禮制俱無違越公之令名

豈不昭垂于後哉悅賜垂允則旂雖不文即願附名矣  
恃愛直致無任惶悚

復陳世德三年喪禮書周祚

日者承語喪禮三年之故荒穢未詳兼多事不即走復  
據古者之制喪有三年之喪未嘗五年之也夫子  
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  
之通喪也禮有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  
菜菓期而小祥食菜菓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  
禫而飲醴酒是禮又皆夫子考定此論語其次第差詳

蓋再期則二十五月中月鄭注以為間一月與始喪之日則二十七月喪無飲酒之禮至是始醴酒則已非居喪時喪稱三年舉大教而言寔二十七月也昔魯人有朝祥而暮歌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而已善也蓋大祥而踰月則禫夫子曰以去禫之不多而歌之非禮至禫而歌則無責矣禫之云者淡而安也至是則已去喪或可歌不然則喪中無可歌者也是禮所載父世之喪不踰二十七月可知也亦未嘗有貴賤之間故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後唐儒王元感著論以三十有六月訖

誠當時張柬之破其說則亦據禮之文而止于二十七月且以親喪有終身之恨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何歲月而止乎但先王去其中制使情文兩備故仲由不能遏制為姊服孔鯉不能遏暮為世哭也當世亦以束之不說聖人而元感論遂廢然所以必二十七月者則二十四月盡二年而所餘三月已為一年自總麻三月以倍之則九倍矣其情亦庶幾焉苟盡于三年反意極時窮于是乃有不盡之情此孝子所以有終身之喪也非止此便以為可報其親而無餘矣夫天道二十七月則閏生矣南軒為天之則也因人情

合天道此聖人之所以為禮也淺陋不足知識姑即耳目以復萬一惟高明博究淹思更為指教不勝幸

與陳二易論爾汝及謚法繆一鳳

不肖屢承訓言未及荅心懷如縷欲叙未由但知馳念自矣伏以來久違筆墨如海東松崖諸兄俱闕東便懶癖成性回閱本領工夫真如夢醉時語惺醒俱忘矣較來心地所養未得其方故凡百作為奔逐擾攘荒亂無寔將奈之何承諭爾汝之說按爾汝對我之稱二字同語並用古人對語之辭也孟子曰人能克無受爾汝之

寔朱子以為人所輕賤之稱而人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寔愚意此二字較量此其人之心有未善處而人直以爾汝之辭倨慢之故有慚忿不平之意是以必克其寔斯無所往而不為義矣不然何堯舜孔子獨不知人有羞惡之心而固以輕賤稱人乎或曰爾汝者上命下之辭也如君之命臣曰咨女義暨和師之命弟子曰居吾語女父之命子曰棄爾幼志若以之稱上則為輕賤倨傲矣愚竊有疑焉昔金籐之冊祝非周公所存乎一則曰惟爾元孫其二則曰爾之許我其以璧與

主歸俟爾命爾不許我、乃屏璧與圭此乃周公告君  
父之詞也蔡九峰曰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  
以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周  
公之達孝也以觀夫周公制禮垂範百世獨不爾汝之  
辭與大抵古今稱謂尚有可疑者如子之一字古者男  
子之通稱或曰子爵也如劉子微子之謂或曰尊子之  
辭自孔子顏曾思孟之後惟周程張朱教人得以稱子  
其餘或名或字或謚俱不得稱子如顏淵曰子在回何  
敢死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固以子稱師矣孔子曰二三

子孟子曰子以為泰乎子絕長者乎此非卑下之稱乎  
如今人多以子命後輩而不敢以稱于尊長此愚之所  
未解者也敢并及之以質于高明謚法之疑鄭樵曰古  
無謚、起于周信斯言也愚意古必有此遺法但未大  
行耳周公亦倣古立法乃始作謚以為一代定制也今  
考尚書堯唐帝名舜虞帝名禹夏后氏名未聞以堯舜  
禹為謚也或曰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無攸矣如以  
放勳重華為名堯舜禹為謚何以堯曰有鰥在下曰虞  
舜曰俞咨禹汝平水土然則舜耕歷山之時先有仁聖

盛明之謚乎禹于未平水土之先亦先有受禪成功之謚乎堯舜之于臣不命之名而以謚命之乎按湯誓註湯名履湯號也或曰謚蔡氏亦未知是吾愚聞古者世尊雖天子不諱其名是以唐虞夏商之君俱以名稱而未嘗諱也然大聖大虐天下之人亦必有稱號如堯號曰放勳言堯之功大無所不至也舜號曰重華言舜有光華可合于堯也如當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曰渾灑曰窮奇曰檮杌曰饕餮皆不才子之號也故履癸之暴戾曰

桀夏辛之殘賊曰紂是皆當時稱號之辭也如以為謚何夏之帝啓太康商之太甲大庚歷數世俱名而獨禹湯桀紂四君有謚乎至成周法制大備故文武成康之後世有謚矣若稱號乃當時天下之公議未有定制也嘗考周官謚法無曰堯曰舜之名義然則堯舜禹為謚者無乃司馬遷蔡邕輩觀聖人之大德又各取古法參以己意而釋其名義也與鄙意粗淺披拾以對不知高見何如、有別議更賜教一番至望野史未見舊本容會日索覽幸、

荅黃復菴教英

承來教欲以各房昭穆合祭于祠堂又欲追祭宋朝始祖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明問不可虛也請言其畧孔子曰吾從周從周者從當代之制也我國初之制品官之家許做朱子家禮祭高曾祖禰于祠堂庶人之家許祭祖父母父子寢饋因唐縣知縣胡秉中之奏又許庶人之家祭三代可謂盛典矣自是以後凡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遽遷之乃若一族之內品官子庶人也仍祭三代庶人子品官也則祭四代嫡庶雖多各得如本法二

百年來寰宇同風罔越厥志近時惟江浙一二故家大族不知朝廷之制乃糾合疎族共建祠堂遠攀華胄尊為始祖昭穆混淆罔有限制祭祀苟簡不合節文悖禮違制莫此為甚抑又考之自古人臣之家無祭始祖者故成王賜伯禽祭始祖而聖人非之程伊川祭始祖而朱晦菴非之余正夫有士大夫不當祭始祖之論饒夔峯以為周禮犹存也蓋始祖之祭以功也若功非立王后稷則却祀不可以配天雖貴為天子亦難輕議是故漢高祖不祭始祖唐太宗不祭始祖宋太祖不祭始祖

我朝太祖高皇帝建太廟以祭德懿僖仁四祖而始祖無廟祭也又嘗見我朝親王始封就國無祖廟之祭况始祖乎蓋諸侯不敢祭天子周制也至其身後得為考廟至五世遂為太祖之廟由此觀之然則今日臣庶之家豈可借始祖之祭哉雖然英于此又竊有感焉嘗謂

後天彙

書後評修五祀

會典列身居在不知文華詞書之意何如也英也

學植荒落言不足信見東廓念菴二兄請折衷之倘二兄有異同之論幸毋惜是示教

復天彙問師友服制書 黃維

承問師友服制昨錄上魯齋之議已悉而犹云有未明者想冠經之說有未了故也今只用白深衣不酒緣邊腰間加總麻小經頭上用白幅巾加總麻褰積冠乃臨喪時用之平居只用時常素服喪期各隨情淺深自定或總或期或功或三年皆可也又承問師友之別蓋五倫中只有朋友字樣故師亦在朋友之中又何疑焉

我朝太祖高皇帝建太廟以祭德懿僖仁四祖而始祖無廟祭也又嘗見我朝親王始封就國無祖廟之祭况始祖乎蓋諸侯不敢祭天子周制也至其身後得為廟至五世遂為太祖之廟由此觀之然則今日臣庶之家豈可借始祖之祭哉雖然英于此又竊有感焉嘗謂正文莊公家禮儀節見其于祠堂篇內既列朱子祭四世之圖又列鄭氏祭五世之圖既以神主尚右為尊又以神主為尊既以祭始祖為非又以祭始祖為是參之會典殊覺矛盾但不知文莊註書之意何如也英也

學植荒落言不足信見東廓念菴二兄請折衷之倘二兄有異同之論幸毋惜是示教

復天彝問師友服制書 黃維

承問師友服制昨錄上魯齋之議已悉而犹云有未明者想必冠經之說有未了故也今只用白深衣不須緣邊腰間加總麻小經頭上用白幅巾加總麻褰積冠乃臨喪時用之平居只用時常素服喪期各隨情淺深自定或總或期或功或三年皆可也又承問師友之別蓋五倫中只有朋友字樣故師亦在朋友之中又何疑焉



謂之師者以其能成已謂之友者以其能輔已此師友之所以分也故禮云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又云師心喪三年如喪父而無服此師之禮所以重于友也大率古人朋友之喪皆服總三月此乃通制今因人倫不明朋友道廢故朋友之喪亦久不為之服驟然論此故不易明尚容面悉

與蕭太守國材論家禮纂要書 陸桀

承批示家禮纂要已隨條改正有可商確者數處具列請教如左

一昏禮親迎原註云近則迎于其家遠則迎于中途來教云中途無儀節欲補之

右考伊川止云遠則迎于其館無中途之文朱子亦云今妻家近設一處或出至一處就彼往迎歸行禮觀此則既有所館其儀節自當與在家同矣若女家當告祠堂則主人前期告而後以女行至館則不必再告矣

如何惟醮女之禮未知當行于家或行于館請裁之一卒哭之祔來教云考祔殷禮既練周禮卒哭孔子善

殷而朱子從周從周者以類也程伊川有言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二年却都無事了且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既祔則無主在寢哭于何所張橫渠亦云喪須三年後祫祭于廟遂奉祧主歸夾室遷主新主皆歸廟此程張二儒皆不從卒哭而祔也文公亦嘗謂橫渠此言似得禮意故于家禮告祔于卒哭而祔廟于大祥蓋兩從焉雖然禮順人情因時損益若卒哭告祔至大祥方祔廟則相去將二年而絡繹成兩祔非人情矣不如直以大祥之明日祔廟若為宗子則改主遷主祔同

日行之亦因時損益人情簡便

右考家禮卒哭而祔其末云祝奉主各還故處註云納亡者神主匣之反于靈座楊氏復亦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觀此則雖告祔而神主猶未入祠堂待三年之喪畢而後遷正未教所謂告祔于卒哭而祔廟于大祥蓋兩從焉者也又按禮記檀弓註藍田呂氏曰主人未除喪主未遷于新廟故以其主祔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愚意古者一世自為一廟則此禮可行今

之祠堂四代之主皆在一處則所謂有祭即而祭之者窒礙而難行矣此朱子所以雖從卒哭之祔而无反主于寢也未教而祔之疑愚意亦同况卒哭之祔祝文既云適于祖考某官躋祔某官則是已告祖考以當祔亡者之主矣然其主乃不入祠堂而復反于寢祝文之意無乃虛乎此其失又不但兩祔之非人情也竊謂程張之說可據則如來教大祥而遷祔之議似亦無悖于禮但家禮大祥前期一日告遷于祠堂改題神主厥明行事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所謂

厥明者即祥祭之本日也今來教欲用祥之明日而改主遷祔同日行之未知何據更詳之

一家禮大祥註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凡筮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今按此說是矣但謂凡筮必三年而除施之妻喪則恐未安蓋小祥之後夫既除服則凡筮亦當徹矣雖子之服未除然以祔為主故也請裁之

一土地之祭

今按時制有里社土穀之祭所當遵行則土地之祭似為重複雖朱子大全集有之而于古禮無據恐當刪去若鄉厲之祭則是時制亦當存之俱請裁定一呂氏鄉約禮俗相交尊幼輩行造請拜揖請台速迎之禮

右鄉約內雖已舉其大綱而儀節未備愚欲刪節其禮附于四禮之後謂之居鄉雜儀吾今漢書歷律志引此語正當養之以福顏師古註之往也往就福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云往適于福也蓋古本自如此

然今本養之以福犹曰養之以致福耳于義亦通但杜預註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蓋敬慎于動則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耳

通書四十一章義精詞確一章

通書之言固為精確但朱子謂其皆所以發明太極之蘊則恐未免然而愚之尤不能無疑者愛曰仁以下教語也如韓子原道言博愛之謂仁朱子訊之以為語用而遺体今周子指愛為仁何以異此朱子之

解獨為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斯言也其亦于善回護矣無乃未足以服韓子之心乎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語亦可疑不然則和也之上當有闕文

天道之變盡于春夏秋冬一章

此章似乎回護卽子然卽子之說愚寔疑之其書每以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並論是惡可並也以春夏秋冬配易詩書春秋然儀禮周禮皆經也獨無所配耶生、長、收、藏、皇、帝、王、伯、等語殆不

成文理又謂楊雄太玄見天地之心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此等語皆不純正至于元會運世之說尤大可疑信如其說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之後歷一萬餘年而人物始生以至伏羲神農未生之前凡歷三四萬年而後聖人出此三四萬年之間無衣裳宮室無禮樂政教不知何以過日生人之類有不殄滅者乎自書契以來至今總三千餘年中間世道變遷已不知其幾乃至數萬年之久皆為洪荒之世有是理乎卽子所謂數學者如此宜二程之不願受也

愚謂此言非欲試謙先儒直有疑于心而不苟從耳  
與叔皮論本生孺人不得稱先妣書何良俊

昨偶據愚見謂先孺人但當稱母不當稱妣敢率爾獻  
狀于長元大人後長元以書示吾弟吾弟執以稱妣為  
是若吾弟但謂今世流俗澆競不能盡如典禮苟可以  
推崇吾母有不顧典禮而為之是可言也若必以稱妣  
為是則是吾弟欲推崇吾母而愚慙之子強欲下之逆  
天之罪當不啻于士君子之列矣敢不以一言自明耶  
夫某之于孺人同有罔極之恩也者豈不欲極其尊稱

以申狗馬之報願禮有所當獨尊則有萬不得已者  
耳傳稱比者比于考也夫欲比稱于吾考莫若正名則  
吾弟于筮仕之始登科錄所書曹夫人不得稱嫡母先  
孺人不當稱生母據登科錄所書如此則先孺人葬誌  
不得復稱繼母今何前後違戾若此耶昔子路以正名  
為迂而夫子少之名之不可不正如此苟名不正而漫  
欲加之尊稱不知尊其母所以卑其父考之典禮則有  
大謬不然者矣然墓誌是他人所作或有誤語錄是弟  
手書寔可傳信故愚意今日稱謂但當從其始者為正

若後來所書是吾弟欲推崇先孺人之心勝遂欲掩其寔矣然寔何可掩衆人可掩而先府君在天之靈其可掩乎先府君或能垂体人子迫切之情而先孺人在天之靈其可掩乎夫人子不以其所不當得者加于其親之謂孝人臣不以其所不當得者加于其君之謂忠孟子問孝子曰無違曰墓之以禮祭之以禮夫定其名定其分一毫不敢踰越之謂禮苟位而非所據先孺人之靈必不能一日安于地下矣先孺人不能一日安于地下則人子何以一日自立于天地之間乎吾弟當砥礪名行敦崇祝禮不欲致身卿相他日使孺人封國夫人秩一品皆人子之所得為獨妣之一字有不得而自專者系于考也此稍習禮者皆能知之先府君素欲講求典禮少有不是必不肯苟焉以自安夫吾兄弟為經生時承先君嚴訓寔欲動法古人吾弟今日振鷺王庭當奮迅有為之日願私心自是瑣欲同于庸衆人之流乎追思吾與吾弟自三四歲捧書入學時即携持追逐周旋于三十年當困苦厄塞時未嘗不以頑兄之言為可來豈今日得志之後頑兄舉典禮相正乃哂然不以

礪名行敦崇祝禮不欲致身卿相他日使孺人封國夫人秩一品皆人子之所得為獨妣之一字有不得而自專者系于考也此稍習禮者皆能知之先府君素欲講求典禮少有不是必不肯苟焉以自安夫吾兄弟為經生時承先君嚴訓寔欲動法古人吾弟今日振鷺王庭當奮迅有為之日願私心自是瑣欲同于庸衆人之流乎追思吾與吾弟自三四歲捧書入學時即携持追逐周旋于三十年當困苦厄塞時未嘗不以頑兄之言為可來豈今日得志之後頑兄舉典禮相正乃哂然不以

為是必求自勝其說若天子秉制作之權當唯然莫違之勢羣臣議禮發言盈庭此皆素不相信之人又安望其咈已以從衆耶方今喪事終、倘有儀文疏畧其得罪于士君子也輕獨典禮一失則得罪于先府君先孺人其取訛于士君子也大故頑兄欲吾弟不先徇俗見飾浮文以為先孺人之榮惟當敦寔心從典禮以成先孺人之美頑兄頽墜無狀寔不敢忘先府君遺訓故披露所見幸一明其可否但置之不足論列可也頑兄三喪並舉過誤必多亦望一一救正庶不得罪名教以本

先德以貽吾弟之羞幸甚幸甚

上江瓊山書 成化十八年正月初十日 蔣冕

冕昔者辱游先生之門竊讀先生之書見先生所輯家禮儀節鄙心甚喜以為文公家禮一書天下家傳戶誦之矣然行之者尚少數百年後何幸得先生為之解釋使凡普天下若郡若邑若鄉黨在處有大德厚望者二人焉舉行之以為之倡率則此禮之行庶幾遍天下矣乎冕生湖南九郡之極也去中州特遠風俗素薄昏姻用鼓樂喪葬用浮屠責成人者無定儀祭祖考無定



時遇不自料恒思欲變之而德薄才薄無足以為鄉人  
矜式蓋嘗嘆風俗之弊雖未易遽變然吾身之所行則  
保其決不隨流俗也十二而孤亦既冠矣于冠喪三禮  
已不違焉然猶未娶也至若昏祭二禮則尚或以躬行  
之歎去年得告南歸將娶于陳氏意以陳氏者吾郡之  
故家鉅姓者也而世有大德厚望之人焉其能行昏禮  
無疑矣乃遣人為之一一言之而彼家之所謂大德厚  
望者方且感于流俗膠固執泥以為不可于是宛轉使  
人委曲開示謂之曰古禮簡徑何苦不可至再至三彼

不得已然後勉從親迎之一節若夫次日而後見舅姑  
三日而後見宗廟者一切不從然親迎之期尚遠至期  
亦未知其果從否也與初冕之欲行此禮匪独彼家以  
為不可雖吾之母與夫宗族之尊長亦皆以為不可故  
不忍拂親之意而不能如盡鄙心之所喜而行之也且夫  
鄙心所喜非欲立異以鳴高逆情以干譽也蓋以古  
禮日湮流俗日弊果能變流俗行古禮庶幾天下人  
得見古人丰采然古人者亦人耳豈與今人異哉古人  
能行之于古今人乃不能行之于今亦獨彼何大抵凡

人之情可以與之言今不可以與之言古孫昌胤既古  
冠禮之不復獨發憤行之而見訛于鄭叔見笑于外庭  
伊川程正公喪不用浮屠在洛亦僅有一二人家化之  
耳以此見流俗之弊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而聖賢所為  
未老不為流俗所訛笑特賴百年論定然後見知于後  
世耳然知不知亦豈吾所當<sup>推</sup>齒牙哉吾之所為果有  
益于後世而世不知美反見訛笑其責在乎人吾何與  
為使必世知美之吾然後行則吾之所以待乎己者輕  
而務于外者重矣不已狹乎伯牙鼓琴惟鍾子期能知

其音子期死伯牙遂不復鼓琴嗚呼向使無子期伯牙  
之琴其終不一鼓耶是其待乎己者輕務乎外者重由  
君子言之無足取也冕辱游先生之門宥有見于此是  
以毅然欲行昏禮不復顧流俗然不忍拂親之意卒不  
克行而終焉與世溷湛俯仰為流俗之歸淺闇疎陋以  
至于此固無足惜所兢兢業者恐傷文公著書垂世之盛  
心與先生輔翼文公之勤意而反見訛笑于流俗焉耳  
王臣來蒙賜教言敬已拜納寒家自母兄以來<sup>下</sup>無不惟  
欣踴躍嗟乎自聖賢道否之後世之為師弟子者不為

不多然朝離書帷至夕視之已有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怒然不一動念為者矧相去萬里而肯不恠教誨諄復懇切之至如此哉先生之德及于冕者深矣冕之感先生也其將何以為報耶臣今此回謹此拜復詞語喋喋上瀆尊聽不勝戰慄之至

荅朱芝山李默

頃聞尊聞老夫人仙遊良用驚悼緣新有小妾之喪未克趨吊歉罪歎罪茲蒙下問令孫服制默未嫻禮學豈敢強對第聞之古禮父在為母服周謂至尊在不敢伸

其私尊也祖在為祖母服周義定本于此今制雖重母恩不問父在與否均服斬衰至于祖在為祖母服則明言止服杖菴嘗著于大明令孝慈錄大明律諸書可考也隆殺之間皆漸自聖祖縱未協于古禮臣民犹宜遵用况準父在為母周本出于古人制義之精者乎惟唐世天后請父在為母仍服三年當時盧履冰元行冲輩已極言其非彼于父母恩同罔極雖棄厥尊之義未為不可若持重之服則固有間矣矧時制所存誰得而議之仰惟我翁家學淵源考據必審如默者但知以遵堯從

周為合禮耳他未暇詳訂也謹依因還使附復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二十六

議禮

與蕭子雍書 霍翰

黎訓導行草次付上陋議生也自知皆時違眾且犯宗  
人不避之罪固嘗緘口以俟世之君子講訂焉既而舉  
朝士夫皆極力爭辯謂皇上既有天下必不得復有  
父母然後可生竊痛之曰使我不有父母然後與我官

爵我寧不有官爵而不肯舍父母也孰謂父子天性諸君子獨與人殊也是故不得已者陋議已而毛先生下教復誤以為人後者為之子為出諸禮經生乃據議禮禮記與之考訂論辯然後頗覺其誤而伊川之言則莫辨其果出于伊川否也或洛党假伊川之說以求勝歐曾亦未可知也今則知富有天下者不得有父母之為非矣故我皇上稱興獻王曰本生父惟考孝宗之失則詳護而不肯改生竊議之曰本生父之詞可用之手勅也祀事祝詞亦曰本生父之云也乎若祝曰皇考則于

孝宗不亦有兩考之嫌也乎是故不得已上陋疏今諸君子復曉然共爭皇字之增減生竊議之曰俾我皇上得正父子之名以不絕天性之恩則姑緩尊之典以安其親之分禮之正也今不能守禮極論惟爭一字之增減是犹或紕其元之臂子謂之姑徐云爾不亦可惜乎蓋諸君子始也謂皇上宜為孝宗嗣別擇崇仁王為興獻王嗣亦犹哀帝為成帝嗣別以孝皇子為定陶嗣也今皇上帝后其父母亦犹哀帝追帝后其父母也是誤皇上以非禮之失全襲漢帝之非誰之尤乃自上內

閣下至諫垣至百執事各嗽一說以著直諫之節惟皇上孤立獨蒙拒諫之名生竊謂宋之濮議主之者宰輔也議之者學士也爭之者諫臣也是故英宗得恭己以聽不失為盛德之君韓歐尤得直任其事以甘心奸邪之斥所謂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古道猶有存也今則大小臣工俱著直諫之譽惟皇上獨蒙拒諫之名則今日宰相欲如韓歐之奸邪不可得也皇上雖欲如英宗之恭己亦不可得也世變不猶可慨惜也乎是故不得已著或問凡此皆一己淺見諒不足以示百世垂無窮方

自<sup>省</sup>悔而執事獎惜太過吾恐人亦謂執事為邪說中人也何如何如近日南畿諸君子亦各具疏以共揚直氣可羨也惜乎不能端本極論亦惟一字之競無補于人倫天理之是非也且其說有所謂春秋之義有所謂考禮據經不知諸君所讀者何春秋所據者何典禮而云爾也今之利祿昏心者謂有天下必不得有父母生居<sup>俱</sup>謂宜勿辨獨惜伯固黃先生為世間人侍御方先生志道林年兄家學淵源亦深弗考也亦徒云々也或者不諒諸君之心直斷之曰王鳳柄國上書者專政<sup>後</sup>官

王莽柄國頌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人自今觀之豈四十八萬衆泊諸賢良則盡喪心也乎寧忤天子以有直名勿忤權臣以觸奇禍古今人心豈相異也嗚呼此豈諸賢之情也哉又謂秦王車裂假父囊撲二弟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繼之危言厲氣感悟秦王由今觀之則二十七人之死諫茅焦之善諫是非何如也永樂間遷都北京舉朝之士爭言不便至斬蕭儀然後定自昔視之太宗真拒諫也由今觀之是非何如也習見蒙人豪傑不免况于庸人俗士以口舌取官爵如茅焦二十

七人輩又烏足責其知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也嗚呼豈諸賢忠且智亦猶夫茅焦二十七人者之忠智也乎是未可知也不然則春秋之義禮記儀禮之說想講之熟矣而猶不知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之非乎如其不知也而道聽杜撰是自欺也如其有知也而猶曰禮云禮云形諸奏牘是敢于欺君也自欺以欺君豈諸賢之心哉或者道喪千載世昧正途前輩君子或不得不任其咎也故稽古如君寔不識光武祖元帝之非吾朝博學如劉定之亦模稜蟬噪其後况蔽于伊川有無莫辨之

說以踵千古之謬則諸君偶醉謬叢而發一竅亦其宜也。不然其亦躍出千古而更一深思也乎。諸君生不敢與辯，黃方林三先生俱世，所謂賢者生不敢不請教。古之君子，合異為同，尤更相詰難，然後可非曰唯、諾、便謂之同也。執事幸為轉申此悃于三先生，俾高明高牖教我，以不終底于迷謬，則我執事之賜惠也。

與朱貳守論稱謂書 霍翰

家人回謂執事怪生于拜帖不書治生而書侍生，疑若教慢不敬者。此蓋執事未諒生之心而區、之情亦有未

徹于執事故也。生于衣冠士類，未嘗敢慢。况于當路君子，乃敢傲慢之乎。且傲凶德也。君子不加諸身，况敢加諸人乎。况敢加諸當路君子乎。執事宜諒區、之心矣。生于拜帖，惟巡撫則稱晚生，或稱職方主事。若巡按兩司列位，則稱侍生。于江老先生則稱門生，同年則稱年生。未嘗有稱治生者。是豈傲慢列位君子，鄙見蓋以近世諂瀆成風，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拜，風望塵心有所求則悅首喪魄。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凌誦，而士風喪矣。夫天下之治亂，係士風。士風淪喪，望



天下之治可以復古不亦難乎故不自揣量力之不足  
竊欲以諸君子共敦古道云爾不稱治生故稱侍生禮  
也非敢慢也夫治之云者馭而馴伏之云也可以施諸  
百姓而不可以加諸士夫侍之云者交相敬事之云也  
可以施之同儔而不可加諸降等生與列位執事同為  
帝室公臣可以交相敬而不可以交相馭也故稱侍生  
禮也非慢也或云士夫子父母衙門稱治生例也生  
謂古者封建法行故例國各君其土士夫生其土壤雖  
聖如孔子亦敬其國之侯伯如父母禮也今則封建變

而郡縣侯伯變而守令輿圖萬里有齒有髮有血有  
毛共仰皇極孰敢有二故我皇上天下父母也天下臣  
庶共宗共戴孰敢有二若鄉邦士夫又稱鄉邦之守令  
為父母是天下有二也非別嫌明微之道也晚唐之季  
節度使擁兵專地貢賦不入裨將悍卒知有鎮將而已  
不知有唐室也爾時豪傑生其域中雖欲勿謂節度使  
為父母不可得也今天下一統全盛非唐季比也若吾  
輩衣冠士類而又私相為父母以涉二尊之嫌是乃所  
不敢也非敢慢也且謂之治者我得而服屬之者也謂

之侍者我得而交游之者也執事為政設遇孔子有得  
人之問則將以所得服屬者而對乎抑將以所得交游  
者而對乎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蓋以古道敬齊王  
也生自謂不敢慢當路蓋以古道相敦非所以為慢也  
若執事便道畫錦遇鄉邦守令亦以是禮處之是乃執  
事所以敬當路士夫相遇一以禮而不苟豈復有辟之  
干也哉此寔士夫居鄉之達禮也非一人之私也昔者  
生之在部也見百官謁吏部則曲躬鼠拱投刺用摺帖  
見科道則屏氣生每喻之曰官爵之與死生孰輕重焉

雖死犹可不如是况于保官爵又語吏部之相厚者曰  
若輩受人躬曲奔走受人非禮諂媚皆非人也若能居  
千年吏部乎豈可偶握熟柄遂使人盡喪良心也當時  
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凡若此者生豈傲  
慢吏部亦欲以古道相期也執事心古而行淳正生所  
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高明察焉無以為慢  
兼告貴寅列位先生勿訝生為慢極荷極荷

荅霍尚書書 田汝成

來諭以為鄉士夫之與撫按藩臬府縣交際往來率當

由中門不當走傍門趨偏階欲小吏之見上官者仰見  
執事之操履端嚴言論<sub>新</sub>諍方今風俗披靡勢利反覆  
上下之交率唯<sub>以</sub>諾<sub>以</sub>以相誇詡誰能抗節秉礼自珍  
其身以違迂當路者走嘗傍观而竊嘆之微執事無所  
于聞微走亦不足以諒執事之志三代之時國有定士  
民有定君士大夫出而仕于其鄉父兄宗族混然閭里  
非若今之時棄坟墓遠桑梓去父母之疆也當其時固  
有為之連帥卒正方伯者然相見之礼無聞焉鹿鳴伐  
木之詩畧見榘槩稱其士之賢者曰我之嘉賓也而鄉

三物之典亦曰賓興夫賓之言尊也賓之者尊之也故  
禮賓至門主人三辞明不敢先屈也賓称贄主人三辞  
明不當<sub>敢</sub>養也尊之亦已至矣而何敢簡其禮以屈其  
身故古之君子亦莫不自重其身以立節于世非其君  
不仕非其大夫不見聞有往聘矣未聞有來見也聞有  
求而不至者未聞有不求而先之也故雖有南面之貴  
千乘之富士之所以交者禮而已矣晉平公之于夾唐  
也不謂之入不敢入宓子賤之治單父也父事者三人  
死事者五人至如監門漿博之徒首有以自衒亦得以

布韋驕貴公子之門秦漢而下雖復靡蕩然丞相公孫  
弘開東閣以延名人鄭莊為大司徒戒門下客至無貴  
賤無由執賓主禮何進為大將軍設几杖以待鄭元跡  
其一二犹有三代遺風當是時所以尊賢者何所不至  
而敢簡其禮以屈其身夫尊賢之禮莫重者賓升階之  
禮以西為上夫既曰賓之矣又何靳焉故古者出入大  
門拂棖臬而已非如今之有三門也升降從兩階而已  
非如今之有中道也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明不敢君  
其室也中道之制殆起于秦漢之交所以尊君而抑臣

者而公庭之建亦遂因之猶言專道而行莫敢敵禮也  
故專道之制以之臨下則可以之尊賢則不可古之尊  
西階也亦犹今之尊中道也古不靳西階以尊賢今何  
靳中道以簡士也故苟以其人之可尊也而賓之豈惟  
三公九卿雖布衣之士吾猶為執鞭焉苟其人不待上  
之尊而屈身以求見也則彼固失已矣又何足與議禮  
昔者子游之論澹臺滅明也曰非公事未嘗至室也古  
之室今之公廨也古之所謂公事飲射讀法之類也今  
之所謂公事則請寄而已矣使澹臺滅明以請寄見子

游固已謝絕之矣今之君子昧于尊賢之義而其交也率以名分為重輕故相見之禮頗皆疏畧不降聞執事之論固已驚心而駭目矣然執事之論以為尊賢之典則可槩以語市道之交則未可執古西階之制以例今中道則可即以士大夫請寄者皆得中道則未可何也以尊賢之義有未明也然謙厚者集福之基驕盈者趨禍之府故詩曰維桑與梓况恭敬止而石慶入里門必下車則今之士大夫走傍門趨偏階亦未為失禮也走學術淺薄不能測義理精微以定權則方將與諸生商確儀

度著為一編以附士相見之末簡先此布指尚容質疑

荅同志問族譜書

馮從吾

承問族譜僕至寡劣何以復命雖然竊奉教于君子矣敢無說而處于此夫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尚矣第史之為道備載善惡用昭勸戒要之以義為主譜之為道揚善隱惡有勸無懲要之以恩為主不可一概論也乃今之作譜者則不然縱筆請發略無顧忌自以為不虛美不隱惡自負曰直人亦從而直之居然史遷復出矣不知其直正有不在此者惟是家世寒微不諱可也事行

細小不忌可也有可稱則傳無可稱則闕可也微顯聞  
幽據事實錄不至溢美可也則此便是直又何必紙筆  
許發畧無顧忌而後為直哉無論族譜即郡邑修誌其  
載善惡始勸戒此固毫髮不可諱者尚且于職官一類  
但寓褒貶于三十年之前于三十年之後者則闕之一  
則有自己曾相與之嫌恐是非涉于愛憎一則公論无  
久而後定故姑以俟之異日夫修誌且然况修譜者可  
輕肆褒貶乎李獻吉謂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  
行也若錄其先人而又許其過是為悖亂孰甚焉古人

不又云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何極今  
之作譜者雖是過許不過一時講究未明誤以許為直  
耳犹屬無心倘後世子孫一有小嫌不能捐釋借此族  
譜洩彼忿心則是以古人敦仁廣孝之書為後人報復  
恩讐之具也又誰為之作備哉綱常風化關係不小奈  
何不惧之于始而犹沾沾以許為直也嗚呼不虛美不  
隱惡此在作史則可若譜不但不虛美則可耳礼諱尊  
親不隱可乎哉先是作者誇其門閥多失于虛美近日  
作者懲其虛美又失于揚惡虛美則以恩掩義固不可

揚惡則以義傷恩尤不可此作譜之所以難也鄙見如斯惟足下教之幸甚

與林志唯書何喬遠

日承顧不及奉迎歸而家僮道丈以禫禮下詢足見大精謹虚心之至古人云斯道也將亡之矣禫者澹也澹澹然平安之意禮間傳曰中月而禫註謂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石梁王氏謂二十四月再期其餘月日不數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為二十六日出

月禫祭為二十七月徙月則樂矣古人禫禫皆有祭必卜吉故二十六月則預卜下月之吉將以行祭非如今人不祭擇日自為即吉地也三年之喪再期之內以其親死之日為斷則至二十七月不復以其始死之日為斷者為卜吉行事也今世俗相沿不祭安取卜吉其不下吉者則又猥云禫服三月乃畢遂以大祥之日為始教至三月而釋服則是二十八月矣夫親喪三年論其首尾二年而已世皆依之而至于禫則必以三月豈非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乎君子加隆于親不

在此也。又今吏部筭百官起服扣至二十七月亦以聞喪之日為限。此則職司者不能盡知人家卜吉何日。姑以其日為定耳。而世俗遂斷以親死之日筭之。皆非禮意。文恂、好古者必依禮。則當一吉日設神位于靈座。故處行祭禮。用哭祭畢送神主合于祖宗之龕室。以為正義。如從世俗不祭。則不必擇日。即于二十七月之朔日釋服。無用更湊至聞喪之日為也。夫君子行事以禮為則。其心于父母固自有終身之喪矣。世俗不知禮意。固不必如從愚見如斯。謹以為文守禮之一助。

答廟災儀注二書 熊通

宗廟災驚懼之心。率土所同。矧在僚服。自有官人肅給之義。若不肯乃。又以司存則焦爛頭額。固無所措。顧其力無能為也。窮夜奔走。足為蠶跛。急歸謀為。疏請省當。時舉筆屬草。無暇營思。昨承示。述稱古初。欲使人心警畏。以開懲創之端。辭指懇勤。長者之教。可謂極其深遠矣。顧時又方在暑中。草奏南北郊及太廟羣神儀未還。比日讀之。恍然如有失憾。不能當期。就正有道耳。通有所疑。謹因贊之緣。事出曠聞。禮不經見。今雖無及。倘藉



宗儒足為條貫傳諸來學亦不朽之盛事也一昨大禘屆期執事覲變欲因廢而不舉此與不肖原擬懸合遇愚以為祭固以廟存也廟火矣雖接祭有所不能又安論殺不殺哉然孔子乃謂牲至而不殺則廢今以情理揆之其文當是後人所纂入蓋原文以日食太廟火疑為當祭知本無可疑者夫廟火固不可預期而日食則疇人子弟皆知之不待巧筭也司歷何在奈何不以告而行祭曾子奈何以為問而孔子之荅又若迂緩何哉夫諸侯旅見天子與諸侯相見尚以太廟火不得終禮

况被火之地勢近剝膚救焚不暇尚何論殺不殺哉以是其文不類而後人所纂入也禮曰人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新宮火亦三日哭公穀以為禮獨胡子以主人未入也嫌涕無從出是則哭藏主之廟胡子亦以為當禮也然不肖亦有所疑按僖二十年西宮災西宮者何公羊子曰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今詳仲子桓公武公煬公之例則宮當為廟其言不妄故穀梁子曰西宮西者何宣公之廟然其災也不聞哭經亦無訖哀三年桓僖宮災時南宮叔敬懿伯文伯之徒皆孔氏從

遊之舊而敬叔者從孔子適周問禮之人也止命周人  
出御書不聞以哭為請孔子在陳聞之亦不訊其哭何  
哉蓋成三年所稱新宮者以祀宣公父廟也是時言亮  
闇初闇而遇天災故感而泣之以致哀異于餘廟此非  
予之私言釋例所言瞭如也彼其發義揆情視公穀二  
家不更精詳乎哀三年桓僖之災傳者以為親盡而廟  
不毀則當時之不哭其所緣起或是酌精為之首燧于  
諒闇之後與夫次之遠者皆本不哭檀弓之言恐是附  
會春秋而不察當時事情耶凡禮記附春秋如諸侯不

生民之類尚多不獨此條也今此所陳止是國君處變  
之時來教云哭位當是在都宮之外是以臣工處變言  
之故今時哀哭臨之義上下一體取義至藉也但國哀  
國災禮當少別而從天子救太廟之火者孔子止云不  
以方色與兵不言及哭泣蒞位不知于此當何據乎想  
君既不哭故臣不獨哭孔子遂不著其禮乎來教又曰  
服雖無考然衰服則已重青服則已輕烏帽冠帶編服  
其可也但晉大興二年國子祭禮杜修墓云春秋新宮  
之災哭而不服博士江淵議墓毀以為毀不應比廟災

而不行服又梁天監元年禮官何修之議蕭子晉傳重  
改葬之服亦曰可依新宮大災三日哭不服而已則是  
雖繼體承祧者亦不服也况臣子不過重服者乎昔晦  
菴朱子謂六經禮學最精觀此三賢之言是聖人原不  
可制哭廟之服今之修守令典往、青衣從事是不為  
輕也過西南之人聞于遠攬執事先覺博綜墳典過欲  
執經從周久矣原因下風得聞餘論幸甚

答童官諭廟災儀注第二書熊過

昨奉書已旋于壇所者讀華贖宏博淵深開導備至得

所未聞加于提耳之教矣過何幸何幸當時士人其抑  
折衷轉相傳誦幾失原本教目方得遂未裁荅今尚有  
疑者願終惠教它時有聞不敢忘所師資來教辭引燕  
泉陽明所酌對欲以定世之疑不肖非敢別出臆度也  
願以古人尊祖之義視敬天尚少誣故祀天地則越紼  
而行事不敢以卑者之事而忘尊者之禮也其敢以卑  
者之祭而忘尊者之變乎即使失世職如左氏所言則  
當是之時謫見乎天祖宗神靈固已震疊為子孫者正  
當體祖宗之意以災為告而廢之所謂先王克謹天戒

臣人克有常憲者也而以接祭為言是忘天而昵祖聖人致辨于天神人鬼之祭者果如此否乎西宮之言公羊杜氏之說此亦常求三傳之異同而粗習其讀但今之稱宮者多指廟為言惟傳乃有小異爾雅曰宮謂之室、謂之寔則西宮者為之小寢別宮如公羊杜氏亦可也例之火踰公宮之說亦可也其如春秋之所稱宮者皆以廟言何哉春秋經凡居室皆不稱宮故王姬之館人居也稱館不言宮謂凡室皆可稱宮經無是法也西宮書于經者也以經之例觀之是不可証其為廟乎

此不獨春秋耳詩定之方中鄭箋曰楚宮謂宗廟也按之以日作于楚宮作于楚宮鄭箋曰居室也

又如采蘋公侯之宮毛氏曰宮廟也豳上入執宮功所

謂營居室宗廟為先故稱宮功也至魯頌閟宮之地亦

是魯人安靈之所是宮之尤為廟而室之不得以消其

辭古人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桓僖公官

灾來教云親盡而不毀者杜征南之說也季氏出于桓

立于僖以是為悅而不毀故孔子言之康侯之說也然

成公六年常立武宮定公元年常立煬宮矣是三公者

皆春秋以前之君也其親盡當毀視之桓尤甚孔子言

當毀何不及武場而何言僖乎桓僖之不毀誠以季氏視之禮也其言當毀當時武場之立又誰主之乎則征南康侯之二說愚皆有不達矣來教又謂即哭矣亦例不得書今將以何為例而知其不當書乎春秋之法其有事如毀廟而不書者乎假使寔有其事經以例不書矣而傳亦遂泯其迹者乎是大可疑也新宮之毀胡子獨棄諸家之說而又為辭曰于遷主其言無據杜鄭之徒以為當哭夫杜鄭注疏也皆定于穎達諸儒之手過特有所從違非敢棄經而信傳也其謂毀廟而當禮者以其情則知矣而終

若無據世之言哭廟者往以梁山為例蓋梁山之崩左氏國語兩皆載之左氏止以降服乘縵徹樂出地祝幣史辭為言獨國語有國三日哭之語先正常謂國語者左氏刪定之棄餘信斯言也將從左氏而不哭乎將從國語而哭乎將從其所刪定者乎亦將不計其所棄餘而從之乎今以西宮桓僖之不哭而定之所謂情則同而終若無據者不將近之乎禮曰人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信如公羊杜氏遂以西宮為小寢則固不待為廟矣亦豈不為先人之室乎為先人之室矣而經不

書吳傳無有文者亦豈例不得書乎將寔無其禮乎至  
於易服之儀不肖當時據舊聞為言及後思之犹有  
所未盡緣周官司服有大裘素服之文康成乃云素服  
縞冠素服也來教云易服深得禮意不肖初所不及也  
但云欲略如居喪之儀當烏帽角帶縞衣遍古喪服無  
縞衣者蓋喪則必衰故斬齊衰之外錫衰細衰皆衰也  
無縞衣以處喪者禮除成喪用朝服朝服者緇衣素裳  
非素衣也詩素冠之二章曰庶見素衣康成據禮之喪  
服之無素衣也遂轉衣為裳以求合之呂伯恭訊其乖

合矣然則縞衣似非居喪之服也司服有云其齊服有  
玄端素端變服言端者自袂言之大夫以上侈袂故也  
然則素者乃是齊居將有所禱請上下之通服也不得  
言為喪服吳白紵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為袍餘  
作中此雖不足以明禮然亦可見素定是古人常服今  
周密癸辛雜記程大昌演蕃露及劉績霏雪錄皆同斯志  
其言恐是不謬乃知杜夷等不服者謂不喪服非不素  
服其義自精確耳過愚欲如來教自大夫以上定為縞  
冠素侈袂服自五品以下其袂止可比之元士等定為

縞冠素端祭畢則已不知可不可也或侈袂不便則上  
 下通服素圓領耳執事高賢寓內宗仰又有發蒙之意  
 不肖所陳必不以為濟而不告也特爰多言恐、悞、  
 遇頓首頓首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三

書二十七

議樂

與范以載論樂書

王廷相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承示校定兩山李氏律呂元聲感謝感謝且以般音之  
 道下詢鄙陋吁僕何足以知之雖然亦駭然有疑矣夫  
 古人制為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舌牙角  
 本舌徵本舌齒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

說必自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者氣平之殺音之終者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声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為者今日黃鍾宮為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喉乎出于唇乎意者聞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以定之也不然當何所依據而變之惟其以宮為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大繆甚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宮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

殺不可何也清之分数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

二十四板之說盖通正声子声竝擊之也晋宋以外十

二律之外止加四清以補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

也夫鍾殺清之分数也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後清也常

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調非子律不可今日

取殺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恐徵羽之調終不可成

平公欲聽清角雖師曠亦難乎其為擊矣子律謂可廢

乎虢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亦庶乎其備

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殺焦殺亦不成



明文海 卷一百七十三  
調雖有其名而無寔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循之况後學哉或曰十二律還相為宮然乎曰此亦非六十調之說也凡調以一律為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者也故曰旋相為宮言各律皆可作首也如黃鍾為主律則必以林鍾為徵太族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其音以次而和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音調不協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典子而二十四律生焉五、例之而猶缺其一焉雖然樂之調亦足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以雅

樂俗樂流傳于世者考之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多稍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而已此足以見声音之道濁者常有餘而清者常不足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寔用則無後學不察而傳衍之繆矣細讀兩山之論牽合傳會十居八九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雖言元轂其寔無當其律音職樂、器數容之考証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也傳之代中恐累執事高見不如再加詳辯求海內知樂君子如胡瑗院逸

答李太常中麓書 劉繪

仁兄中麓去年夏五月因虞練師得奉雅翰喜聞動履  
亨嘉著書談玄性分內真樂無限仰高明靈粹道術宏  
遠平生摧顏繳眉事懸知一毫不揣也每寄來詞曲弟  
雖未諳律學但少隨里中歌謠得之天性者頗中貫珠  
高元之妙對善謳客或辰景快意不覺放歌按拍聽者  
忻忭今宛洛博達之士往々稱弟多能鄙事亦推及此  
嘗靜驗之得忘形高人少借微配之力妙不可述變音  
轉節雲璈霜條之響若神噉之也不得其人情景不應

強為一焉黯然歎頓若濕鞞澁籥然由此觀之樂也者  
惟動流通而作也昔謝繹稱永叔善俚調尹洙善談怪  
一出聞者絕倒弟甚慕焉覽兄諸作迺多南音當屬商  
意第略轉之宮徵今高者宏邈而流塵下者清越而激  
颼飄々冷々絕無南音嚙啞戚苦之氣客皆傾耳竦肩  
駐息栗臂有扶雲騎鳳之想蟬蛻溷濁又豈知世有圭  
組軒馬之耀榮者也恨不能奏于兄側歡更何似也悲  
夫悲夫此戲論歌曲耳因憶郢人易調而寡陽春之和  
鍾牙發弦以定生死之感然則吾二人之交非可通以

世情也嗟歎永言謳歌哇艷咸具神理矣是以放勳察于康衢國風采于里巷甯戚叩角以伯齊馮謹彈鉄以顯薛下及秦青薛譚孫登阮籍之事可漫語乎哉兩以承斗翰都稱閩中王道思古之成家道思篤志沿采標景飾軌誠不可輕嘗睹刻集見其纘摹蟠構紆折大多慮少奔決自達之勢氣稍不振邪孟荀而下至劉向揚雄韓退之歐陽永叔疏通古勁不專盤拏幽渺也弟謂文章興哀拔靡不有雄哲充養其氣如蘓子所謂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者文章殆難言矣弟鹵

進無斐然之裁何足以知奉去拙稿中有答雪咏藏書歌二篇藏書歌弟狂念音調意趣與唐荆川當年藏書歌頗亦相敵也嗟哉歌曲文章咸出一理也暇中詳覽再惟批擲如何

上魯峪孟明府請文廟八佾舞書 孟思

竊惟宇宙間玄奧而難知浩溥而難定雜杳而難議者莫如樂為教音與政通律卦相經緯風候相流通非至聖上智之明莫能解故曰知之難文之中有詩有器有人有節序有變度一事紕繆不可謂備而盡美善故曰

定之難聖人者履禮樂：乃能制作聖人者去而後世無聖人之德又歷諸儒勦說臆見補綴搜剔殘缺失次而欲釐正而整齊莫有依據故曰議之難為後人者正宜精思以究其理問學以博其文考索以存其物未可輕為去取而有所定而議也矧先聖為禮樂之宗文廟為禮樂之地又可易：議耶在昔吾濬大祀未能備軒縣之樂八佾之舞也有賢尹劉侯者乃制器備儀燦然可觀用之既久器物殘缺人事怠緩頃有議者乃舉八佾而刪去之而獨存夫教夫樂者音容之謂也聲以頌

之容以彰之而後聖德可以彷彿而知故樂之中而舞為多樂師掌六舞：師為教小舞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內則十三學樂舞句書有胤之舞衣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月令仲春上丁習舞春秋考仲子之宮始舞六羽古人于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非獨以揄揚聖德亦所以顯儀文而風教化也然則奉祀而備樂備樂而去舞有大不可者三不成禮者二何也夫舞之廢學雖久然八佾能存則入孔庭而執事游泮宮而助祭雖未能動蕩血脉流通精神而亦得知八佾之形容乃爾惟舞

之不存也故雖晉世大儒以武庫名者而謬矣六律為  
六人一列必服虔之辯傳崇之議而後知為六人也况  
于後進士類又安知八佾為何物哉不可者一也素王  
之庭得用八佾者亦以見後代崇聖重道萬世無窮王  
祀之意舉而廢之獨拜之奠之獻之而已亦何異于釋  
老之祀百神之祀者非所以招異典殊大祀不可者二  
也周官大胥正舞位小胥巡舞蓋位則鄴也所以為綴  
列則佾也所以為行治民勞者鄴遠而佾寡治民逸者  
鄴短而佾多故曰觀舞足以知德今八佾盡去行綴混

絕是大聖無德可舞而士類莫可觀矣不可者三也議  
者必以人况而乱近于戲物敝而缺近於褻是猶見贊  
導者口吃而麾去之陪祀者不齋而謝絕之其殘其缺  
不已甚乎將孰與為祀不成禮一也夫舞之不飭而去  
舞苟追蠹而遂去禹鍾害金而遂去周罇石不和而去  
石絲不調而去絲空庭對越而独奏夫竹匏土革典木  
亦何以為樂亦何用君子而有正樂功也不成禮二也  
若以徒用殘缺無益感格不如勿用然則奏之者宮必  
可以動君商必可以召臣角必可以為民徵必可以理

事羽必可以感物必素女之瑟可以召風雨必夔之石  
可以舞百獸來鳳凰瓠巴之絲可以仰六馬伯牙之桐  
可以出游魚鄒子之管可以變陽和生谷黍而聽之者  
必師曠必州鳩必季札以是律之而後舉樂則宇宙之  
樂不數作而已寧可終行哉故樂者和也教和形和氣  
亦和矣仲春丁屆頤如漢制召成童者而理樂以備濬  
邑文物之缺使後來者知存羊之意斯正樂功也語曰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俟執事也思不通大體輒露齒鄙  
上之憲事小吏俟進止

與康德涵修撰論樂 陸深

何柏齋曰今世詞曲與古樂同此言有理頌曲折細微  
古今須別爾何者古樂主聲詞所以譜其聲也孔子所  
刪其不合於管弦者如素絢不錄是已謂之為逸詩  
者非也惟教最易亡三百篇之教未及漢已亡今特傳  
其詞耳漢樂府名新教故詞難詮次新教又亡至魏晉  
之詞難通解而教又亡後周得江左樂工至隋唐教又  
亡唐詞多今律詩而聲又亡宋歌詩而餘聲又亡至金  
元時曲子盛行今所傳者南北謂二聲在耳謂即此是

古樂深未敢信也大抵古人審聲以遜字然後鍊字以  
摘文後世先結文字乃損益呂律以和之去元散遠矣  
恐非古也即今詞曲論之亦有教意二端聲一定而意  
無窮凡聲急處是欲趕板意緩處是欲合索蓋有限以  
度腔調絃在指撥遲速惟意若明皇遲玉笛以合霓裳  
是已是故聲傳節拍意傳義理此感通之妙古今無二  
謂即此是古樂深亦未敢信也舊傳王粲張飛等作傳  
奇俱合鍊鍛人才意所以鼓舞人精神不倦此却典詩  
之正變合不屬義理宋儒所釋正風變風大雅小雅是  
為樂頌承教

剩語也深行旅疲憊兼老病廢忘漫浪及此何當面質

為樂頌承教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三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二十八

論史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唐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覲邂逅於候朝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間濶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快之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



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濕脚疾苦之還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疴旋聞文佩至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豔歆豔今上甫革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于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一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寔錄修成上進局秉筆之事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

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寔錄可據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述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以執事以僕為善叙事薦之當路夫為總裁荐人以預纂修此固其取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為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修之列僕固嘗敷露情寔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為而有意于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曆日曆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

官姚璠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為創藁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繫年猶以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閔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如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典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待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兵甲獄訟造化作凡關於政体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曆之

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繆或一日之差則後難攷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于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于此范年實錄之修取于當年之後紀志列傳取于其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于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疏畧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

院據付寔錄而已尚幸天歷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  
依六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歷  
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  
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叅稽一時預于纂修之  
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  
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  
難矣今元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  
無叅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  
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

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  
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之于後誠恐不能  
化臭腐為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迫上  
道舟至嘉興駟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令侍生奉狀上  
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  
不備

與李西涯論歷代通鑑纂要 謝鐸

夫法古求治固聖主望道未見之盛心稽古陳謨亦人  
臣納約自牖之素志而諸老先生乃以編纂之任分委

某等此又古者大臣以人事君之義某雖駕下敢不龜  
勉從事竊嘗聞之朱子之言曰古史之義可見者書與  
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  
記以具事之首尾蓋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于事之  
大者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  
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故左  
氏之于春秋既依經作傳而又別為國語以記其事亦  
此類也某愚竊謂今之纂要合無先為編年略如春秋  
左傳之例而又每事別記以彷彿書與國語之例庶幾

統緒可正事體不遺蓋統緒莫大於創業守成而事體  
莫要於知人立政一覽之餘誠知歷代創業之艱難與  
夫守成之不易凡其統緒所在孰為正而可法孰為不  
正而可戒某君以用某人行某政而治某君以用某人  
行某政而亂邪正治亂之間惕若覆車之在前儼乎高  
山之可仰則所謂宏綱要義足為監戒可以裨益宸聰  
恢弘治化者端在是矣若乃編年之書蓋必以皇極經  
世為例而統之分合則又不能不取例于綱目也蓋綱  
目于呂后新莽之年皆冠以甲子而分書之當其時天

下之統未嘗不合于一特賊后篡臣不可比於正統故不得而不分書之耳賊后篡臣既不可為統而夷狄如元獨可以為統乎此綱目之所未書正今日之所當正也昔人嘗推亡秦以為閔位以其強暴并吞非若漢唐宋諸君之猶有志於救民者也秦既不得為統之正而司馬晉揚隋之篡竊弑逆亦新莽之流亞耳又可以上階諸君而例以正統予之哉此維綱目之所已書而義理無窮叅之後賢之論恐亦未必無可議也又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蓋以洪荒世遠不可考信而伏羲神農黃

帝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之功澤流萬世凡有血氣者所不可忘故於易繫下傳又推言之是皆聖經之所紀載孔子之所嘗言者也孔子萬代帝王師孔子不言誰復敢言之哉苟於孔子所不言而復言之以是而求治以是而陳謨亦多見其惑矣某愚以為今日之纂要欲與三皇五帝始合亦斷自伏羲炎黃庶幾上不失易書之指而近亦經世稽古錄之遺意也

論脩正宋史書

周叙

某再拜廬陵建安臨江：陵列位大人先生台座前叙

聞史書之作有司馬子長班孟堅之學識世業而後紀載之體備有司馬溫公朱文公之道德位望而後去取之義精蓋史籍不因紀載則無以知一代始終政事因革自非其人學識優世業專豈能書事竒偉成一家之言義例不審去取則無以存綱常扶世教又非其人道德隆位望尊豈能合天理人心之公祛千載蔽固之惑此固不易之至論也然自漢以來史學相承不啻數十人惟此三四君子足以當之者豈無由然哉子長孟堅所作得三代前漢盛明之代足以馳騁其詞鋒溫公文

公所作得歷代全史之文中或書事失當足以褒貶其是非班孟雖非溫公比文公又非諸公所可並稱但以作史而論寔本于其學識世業道德位望能各有之故於其身有無窮之譽於史有不刊之功焉叙竊觀宋遼金三史前元至正初始脩元以強力入主中國遼金二虜皆其族類當時柄國大臣又多遼金之子孫遂不以正史歸之于宋分而為三且以宋列于遼金之下揭文安公歐陽文公時司總裁之寄不得不任其責但在當時局于勢有不能耳惟史臣王理輩首議統紀不合諸

儒有識之士莫不相與上書爭之而不能得理復著三史正統論推明修端之言欲以遼金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不過遷就時議曲加折衷非盡至論然亦未之從三史遂流傳至今元季四明陳子桎脩通鑑續編遂倣文公綱目之義一以宋為正統而附見遼金之事故雖元滅金夏奄有中國而亦繫于宋下以明天命之未絕周伯溫序之曰地有偏全而統無偏全勢有強弱而分無強弱誠哉斯言可謂得去取之公矣但其為書乃編年之體而一代紀載全

書未有釐正之者且遼金二史板帙簡省書坊尚存宋史繁多板本復毀散在四方甚少至有號稱為儒沒首不及見者不亦重可嗟惜哉夫有大一統文明之盛世必有千載相遇之君臣而後制度文為可以折衷至當一定之論祛除天下百世之惑殆亦天啟之而待乎其時畀乎其人非偶然之故也洪惟我聖朝混一疆理振古未有文明教比隆唐虞四聖相承六十餘年其間制度文為多矣而宋一書獨未刪定豈非天之有待於今日乎方今皇上緝熙聖學崇尚文治即位以來屢有

述作左右元老大臣咸盡費襄經綸之美誠所謂君明臣良曠千古而一過之時也叙願于此時上啟聖聽以三史書因其舊文重加編纂以宋為正史附遼金于其後定名而正統尊夏而外夷伸前代未愜之論垂萬世史筆之公如沉霾積陰一旦青天白日為之開豁而八方仰照萬物吐氣孰不鼓舞歡忭哉遂俾板刻流傳播于四海人人得覩宋朝一代之全書其為世惠又何如哉且世之作史者患其朝代事迹不足暴其善惡動人耳目以垂勸戒并無可折衷之事以寓筆削故其文或

鬱而不彰又患秉筆者才氣卑弱言意淺陋無高簡竒傑之文足以啟人誦習故其史遂泯而不傳叙觀宋有天下三百年明君賢臣偉烈俊功前後相望禮樂教化之盛衣冠文物之隆上追三代遠過漢唐其中昏庸儉佞禍根罪首載在編簡亦不能無其朝代事迹誠足以垂勸戒又因元世列于三史不協公論宜折衷而寓筆削此不患無可編錄之事也伏惟列位大人先生俱以儒術發身遭逢盛世歷事三朝眷遇隆厚位躋台衡望重山斗秉筆論思閱三十年有子長孟堅之學識世業



而顯融則過有司馬溫公之道德位望而知遇則優其文章高簡竒傑皆足傳世而垂後此不患無刪定之資也若因碩問之暇從容建白以此史重脩且遴選文學宏博之士共加校理用班馬紀載之體倣文公去取之例刪成信史垂示萬世非特知宋一代始終政事因革其為存綱常扶世教豈小補云哉則夫無窮之譽不刊之功又豈昔人所得專美哉叙拙訥不能面既敬用奉書敷露鄙見惟高明恕其狂斐之罪特賜采納事甚不宜

荅吳克服論宋史  
柯維騏

昨承手札見示拙著儒林傳呂東萊林艾軒真西山胡文定陸象山宜入道學不可與孫復楊萬里陳傅良范冲朱震鄭夾漈同列反覆讀之知吾子尚論古人良有獨得非如世俗隨場談好醜者敢不欽服碩僕之愚見蓋亦有說僕於宋舊史雖多增損然有當于理何必改更道學之目前史所無創自宋史重道統也吾子謂其以道為學竊恐不足以盡之自文武周公以來傳斯道者曰孔曾思孟豈不以六經學庸七篇仁義有繼往開

來之功乎有宋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正蒙邵子皇極經世程明道定性書異端辨伊川顏子好學論易春秋二傳悉發前聖所未發可以上接孟氏之緒至南渡朱考亭集厥大成張南軒為朱同道友故並列道學他不得而濫典也程朱諸門人各附其末非謂人人得其傳蓋微程朱諸源之所漸耳禮記仲尼所稱儒行非聖哲何以與此後世學者雖希之而未至亦儒之徒也然則儒林豈亞道學直以呂東萊諸儒之講明著述較之周程張邵朱子稍不逮况陸朱之學不可強而同

乎孫復以下數君子亦卓為世表靡容輕議止齋不幸以文章知名即其出處交遊文定或有慚色閩中廖世昭撰一統志略序我莆人物只鄭夾漈一人而不及艾軒斯固非定論要之夾漈與艾軒伍不為非倫劉彥翀劉致中竝朱子及門西山似當讓也道學不列二劉則不得及西山矣大抵舍道而為學弗可以語儒舍仲尼所為儒弗可以語道僕所謂道學者兼傳道而言若謂以道為學則宋之名臣名儒何限說所學不以道胡能成名耶道學儒林循吏文苑相次擬孔門四科而首道

學抑循吏則正舊史之謬者也世之變然後有烈婦有忠臣德之薄然後有孝義有卓行道之隱然後有隱逸故居列傳之後且文苑諸人一切文行相副若第取其

考宋史附宋史以評法名何得之能辨其峰信居相

巡想得頻略出此一商如何不宣

與華脩撰子潛論脩史書 陸粲

得手書知奉 明詔將重修宋元二史甚盛舉也粲也聞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矣魏晉而下古意寢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莫有甚于宋元之為史

者夫自孔子修春秋猶援据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為史記既紬金匱石室之秘又旁采羣籍以就之故凡有事於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寔錄者云尔而寔錄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属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乎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刊削如元史趙孟頫傳曾祖某宋某官國朝贈某官父某贈某官又不問其直當時誌文中語耳此類頗多姑舉其一 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輒為立傳其間直叙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於前史

學抑循吏則正舊史之謬者也世之變然後有烈婦有忠臣德之薄然後有孝義有卓行道之隱然後有隱逸故居列傳之後且文苑諸人一切文行相副若第取其文則吾子所謂行寔文虛何說之能解林巽峰僑居相廵想得頻晤出此一商如何不宣

與華脩撰子潛論脩史書 陸粲

得手書知奉 明詔將重修宋元二史甚盛舉也粲也聞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矣魏晉而下古意寢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莫有甚于宋元之為史

者夫自孔子修春秋猶援据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為史記既紬金匱石室之秘又旁采羣籍以就之故凡有事於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寔錄者云尔而寔錄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乎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刊削 如元史趙孟頫傳曾祖某宋某官國朝贈某官父某贈某官又直當時誌文中語耳此類頗多姑舉其一 又不問其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輒為立傳其間直叙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於前史

七

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力不逮亦以紀載過繁難于檢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為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繆以雜書裨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書之冗長而空言無寔者皆畧去之期於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祇用舊本竄易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舊之

為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無求速成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為己責不肯虛過日時則未易為矣至其文体且當以平正通達為主不必如今之為古文者務為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蹟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聖明在上垂情述作諸君子遭不世之奇會豈徒受大官酒食藉此為陞轉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兄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以意昌言於朝使二史之成追蹤班馬為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竊重為諸君子願之槩病廢之餘棲伏林壑弗與世事默

久矣偶感觸輒為知己者一道惟弗以為迂而俯聽之且無使不相悅者知斯言之出于我而重得罪焉受賜多矣

與項少溪書 袁黃

某幼窺坊間時義知有項少溪久矣歲乙卯不幸與足下同黜于鄉僕是時寔以袁項齊稱為幸然而弗敢攀也厥後足下已登于朝勲名在播紳間熠然起僕頽益默落人後然而弗敢棄也近見所梓全史贊論其嘉惠後學甚善車馬馳驟中乃能作此度外竒事卜足下

良苦哉夫古史之有論贊寔自左傳始左氏以君子曰發例史記以太史公曰發例皆舉紀傳所不及者而包括之非剩語也漢書獨元成二帝贊係班彪遺筆深得太史公之體其餘或不免蛇足之誚足下一槩收錄漫無可否而又獨遺左氏不載僕請繼足下後損益之然而弗敢僭也僕自束髮操觚即有志于刪述之事自司馬遷以來稱正史者凡二十有一家梁武帝曾命吳均作通史未就僕輒不自量欲刪定會通以成一家之言昔鄭夾漈謂史記一書功在十表江淹謂修史之難無

出于志、者憲章之所係豈易作哉總之天下大學述  
如天文地理律數兵法禮儀樂律河渠之類其間有所  
通、而有所未至則書之紙墨如夢中語何以折衷羣  
言而傳後世僕非其人也竊有志焉擬每類作志而各  
以紀傳附之如作歷代年表即帝王本紀附為作百官  
表即名臣列傳附為作藝文志即附儒臣作兵志即附  
將帥作刑志即附循吏酷吏作方技志即附藝術以類  
相從如網之有綱衣之有領使二十一史通為一書亦  
千古一快也弟家貧甚典籍不具相識士大夫好書者

少以故無厚藏者側聞足下留情藝林博收古典凡有  
闕子史者懇乞一一錫版以備稽閱夫惠借藏書昔人  
所賢足下平素有惜才好士之名則僕之扣祈或非空  
天也昔司馬作史記蘇子由訛其淺陋而不學疏畧而  
輕信朱紫陽又詆其言之誣此非子長罪也當時扶書  
之律初除子長所見未廣以三千年之紀錄而踟躕于  
七八種書宜乎其博之不足也某無子長之才而恐蹈  
淺陋疏畧之弊故懇告足下得慨然賜允實某至願然  
僕之必欲為此者豈敢自附于班馬范陳之後而托空

名于竹帛哉亦有大不得已者存耳夫二十一史簡帙浩瀚中多繁複一人而彼此有傳一事而先後互書如天文五行禮樂兵刑之屬代以作志互相沿襲致使後儒小生沒齒不能窺其全書具不得已者一也南北兩朝一百六十九年南史所書日食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之相合者僅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史之失職明矣此猶以二史相抵牾而知之也中間一史獨行者豈無謬悞即如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高允曾譏其悞誤今以歷法逆推之自在七月

聚耳即此一端而諸史所失斷不少矣集于歷法偶有所窺欲一一布算的確以為古今信史夫豈獨天文一事哉其不得已者二也史以明是非嚴如衮賦裴約述魏氏之家醜魏收叙裴門之世惡此以一人之私而為是非者也晉史擯魏則凡忠于魏者目之為叛使諸葛誕毋丘儉之徒含冤九泉齊史擯宋則凡忠于宋者目之為逆使袁粲沈攸之之徒抱屈千古此以一國之私而為是非者也據理原情核真伸枉豈能私一人意將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其不得已者三也積負幽情幾二



十年寥々宇宙知我者希末由披覽今以足下為知己而一吐不然則僕誠狂矣僕誠迂矣

與魏古渠學博論史書

許學遠

去冬臘月忽枉長者之車出思嘿定宇二丈書見示屬為足下商訂史書方哀疾中不勝感悚蓋羨足下之精勤仰二賢之高誼而僕以孤陋寡聞之人謬承重託不敢遽謂遜避謂且俟先人大事已襄而後可洗心奉教足下固諒之矣頃者賢郎文學再過山廬適有控惚未盡請正然亦略談梗槩想賢郎能述之僕且謂儒者著

作當以孔子為法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典謨訓誥諸篇存其大經大法以垂訓萬世其他事固不能詳已獨春秋一書因魯史而脩之衰周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王政不行刑賞失當人欲肆而天理滅故孔子特為著其是非得失以正人心左氏一傳則春秋之事實存焉當時列國各有史書左氏因採摭成文以發明春秋之義其失實者不過千百之什一故春秋萬世之信史也孔子沒而史法亡矣漢司馬遷有良史之才然無孔子春秋之志而獨以其博覽多聞兼之幽囚發憤作為史記

其文詞竒邁瞻矣古今然是非頗謬於聖人取舍不足為鑒戒至其析為帝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諸体或詳或略或信或疑遷亦不敢過為組繪粉飾其間時有缺漏矛盾亦後人所見若帝紀起自皇帝但以家語載記所稱五帝德為據五帝以前不復遠引遷蓋可謂灼然有見者也其不學孔子書法何也為紀傳之文猶易為春秋書法甚難一字予奪嚴於命討非聖人不能為也故愚以為遷史非有春秋之志也然亦不敢僭擬於聖人也班固而下史家類祖述馬遷不復有春秋之体至

宋司馬溫公勒為資治通鑑体近春秋之編年然亦未嘗有書法朱文公先生復取其書釐為綱目有春秋書法矣乃因通鑑起周威二十三年春秋以後威烈以前尚缺七十餘年不知溫公文公二先生何不直繼春秋而作也其後金仁山先生作通鑑前編又起自陶唐氏蓋博採詩書以來唐虞三代之事暨於春秋戰國槩銓年歲繫之書法以上附春秋下冠綱目宜可以補朱先生之所未備然唐虞歲月自書傳之外遠不可考而他書證定殊有未安春秋舊文仁山併為裁削其間又

似文公之所遜讓而不敢者若夫唐司馬貞作三皇外紀以補馬遷之帝紀四明陳子樞作通鑑外紀起盤古至高辛以冠仁山之前編則皆漁獵諸子百家之談信為上古希濶之事以孔子之神聖馬遷之多聞且在千載之上者有所不能知而今皆一一筆以傳之恐其不得為信史矣伏讀天下所編史書起自伏羲終于聖國書法倣于春秋綱目而叙事取於遷固諸家既詳編年復兼紀傳旁搜遠覽釐枉訂訛竭精勞神十五六年於此可謂宇宙間曠舉之事僕平生竊有志焉而未逮者

也但觀帝紀所書義農事蹟傳之外紀別有增加恐非的確堯舜紀年同於前編似亦過信仁山之見史記列傳托始伯夷近代儒者猶謂叩馬而諫之事經傳無稽不足垂信今自女媧氏共工以及唐虞三代諸臣無不立傳博則博矣恐未核也孔孟聖賢特為道學傳當矣而秦漢六朝唐五代千有餘年之間並無一人列於道學至宋而始傳道學復傳儒林宋固多賢矣豈從前儒者在儒林亦無足齒耶封建司天輿地職官四者誠為國家大務別為論次以並於帝紀列傳似矣而四者之

外如井田學校兵賦刑法河渠諸務不為編纂反疑闕畧管窺之見不若以前數者總附見于帝紀之為妙也全史之体止于勝國未及當代此未見國史亦有所諱避而然及輿地職官二司詳載本朝制度恐於体式亦有所未安也如此數端據足下首二三論<sup>冊</sup>評論其大都若此至於秦漢而後所書君臣故事予奪取舍權度得失未嘗徧閱不敢輕議竊以為足下此編尚屬大醇而小疵將遂繕寫成帙奏獻明主使付史館垂鑒將來則不可不加校正之力且夫編年紀傳自是史家二体是

編年而兼紀傳是以春秋綱目之筆合左氏馬遷二長為力更難成書非易妄意編年既在帝紀所載事蹟不妨更加詳核以該括其餘若乃古今聖賢豪傑忠臣孝子貞節隱逸之流其最顯者足為百代鑒法者不過數百人而盡雖帝紀之外別有列傳似亦無妨然不須每代如此之夥也願足下更思而裁之何如乎遠力不能任贊襄之役漫為疑難辨駁以緩成功懼且得罪然足下不遠千里而來虛心咨訪誠不敢虛且亦萬鄧二兄同心見託之意足下學本淵博用力已深一覺悟之間

略為竄定不遇數月之功而可矣亦非如來諭劉子玄  
 五難成之說也僕向在荒迷近入墓間小樓專事靜攝  
 足下何時北征尚能假棹清溪之上一面談乎臨楮不  
 勝倦之東支華平黃洪憲  
 不肖棲遲衡泌蟬蛻塵紛久矣去歲辱翰教儼臨牀  
 敘述世雅雖以不穀不德而過承獎誨感切肺腑所示  
 公家上世懿行業已稔聞當且採擇以光邸乘屢欲扁  
 舟過足下商榷共策不朽因李邑候督促邑志未遑報

命後聞足下與了凡交惡噴有煩言遂用中止所謂譽  
 堯非桀不若置之兩忘耳頃頃玄池見示永昭二史中  
 有不佞主順天鄉試濫嚮白丁詩語殊為大駭嗟之日  
 鑒在茲良心難昧天下豈有嚮科黃仲子哉未審白丁  
 為何人嚮者嚮于何氏亮足下非隨人口吻亦非恣行  
 自臆者豈諛言三至慈母且為投杼邪抑確有真見而  
 為此邪不佞樸散無似獨義利二字生平持之甚嚴且  
 家席世業不憂無資二子能讀父書不憂無後誠壹意  
 公家竭忠無二慮即如戊子科場自謂矢心天日頗稱

得人而反以此受謗謔人固極可謂無天豈以足下高明且係同鄉而猶不能見亮為僕之甌史也不佞業已投老林泉逃名盥耳呼馬呼牛一任他人雖袞袞溢美不足為吾榮竭諸煩言不足為吾辱所可慮者士風深惡月異歲殊君子作法于厚猶懼其薄苟此風一倡而世之稍能識字者群起而效之尤誰無寸管不可造誣將以夷為墨以跖為廉蘇冀壤而自佩詆申椒為不芳雖罄南山之竹且不勝書矣足下得無作俑乎孔不譽人猶必有試至于稱人之惡乃聖門所深惡者矧或隨

人口吻漫不加察崑岡烈焰玉石俱焚是使東山無歸袞之期尼丘終糜裘之謗而千古是非之良知從茲泯滅矣不佞頗能知命耳受黜黜且采苓山顛何足深辨第恐毀譽失真公論不與阿私者未必見德被毀者不必順受將衆怨交作謔言蠱生他日為足下之甌史者固未有人耳不佞雖乏三長竊嘗有志于著作改恐識見未定聽睹未真故雖累朝典故以及稗官野史家多藏貯業亦窺其一班而終不敢以習聞臆見遽登鉛槧誠懼片言失實有負冥冥造鄂都不朽之孽不佞所以

遂循未敢也不佞居常攘詢忍尤學古人三自反一切  
 橫逆都置之不校獨慨士風之日薄傷直道之不行而  
 欲吾儕砥柱頽波返薄歸厚至去歲曾辱教言諱下獎  
 借若不欲麾諸門牆之外者故不避鈇鉞願效忠于門  
 下惟門下裁察又於言盡也

某出迎執夫真公命不與因深咨未必身臨故幾去不  
 天人不以爾請於今且又與爾山水公亦願所夫高辨  
 某之願不主於氣事文務而千古吳非之身味於於  
 入口臨期不吐登身因思欲逐白身其吳亦東山無補

